

经典战史回眸 二战系列

被遗忘的战斗

1944年马斯河突出部之战

潘学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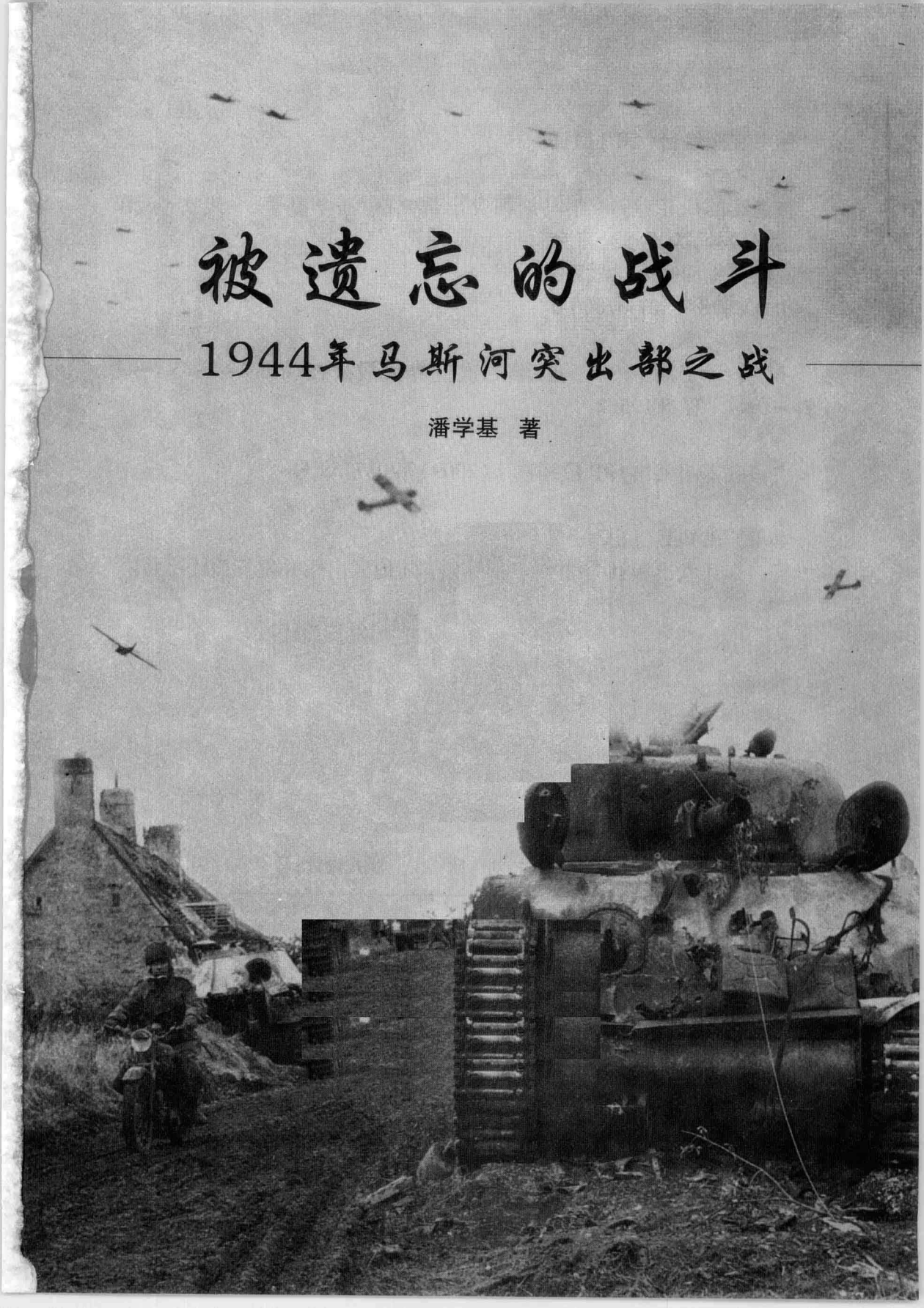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被遗忘的战斗

1944年马斯河突出部之战

潘学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遗忘的战斗:1944年马斯河突出部之战/潘学基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8

经典战史回眸·二战系列

ISBN 978-7-307-07066-0

I. 被… II. 潘…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1939~1945)—史料—1944 IV.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7755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王军凤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18.5 字数:311千字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066-0/E·21 定价:37.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人类喜欢战胜的感觉。自古至今，凡提及为某次作战胜利而牺牲的军人数目，往往可以简化到只有几个数字，仿佛与胜利的感觉相比，人的生命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他们看不到的是，除却这少数荣耀的胜利，战争史上充斥着更多毫无荣光可言的牺牲。仅仅因为大人物们灵光一现——或者更准确地说，随心所欲，普通士兵需要以野兽的精神残忍地厮杀，直至死亡，并且很快就被遗忘，消失在战史的某个角落里。

时间退回到1944年的西线，荣耀的胜利对盟军来说已属稀松平常。8月，德军在诺曼底的法莱斯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其第7集团军以及西线装甲集群的主要单位不是被包抄合围就是在灌木地带损失了几乎全部装备。这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德国在法国北部的败局已定。他们甚至乐观地预期，西线战事可能在1945年新春到来之前提前结束。基于这种考虑，刚刚晋升元帅的蒙哥马利在9月派遣3个空降师深入荷兰腹地，执行代号“市场-花园”的作战行动，以实现从齐格菲防线北端跨越莱茵河、攻入德国本土的战略目标。

在战线另一端，德军已经有步骤地停止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的不断后撤，重新回过头来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打算将正在各条战线上逐渐逼近德国本土的盟军阻挡在德国大门之外，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正是志大才疏的蒙蒂（蒙哥马利的爱称）。德军在荷兰挫败了“红魔”夺取阿纳姆（Arnhem）大桥的计划，并且重新看到了扭转乾坤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德国伞兵在之后的迟滞作战中不知不觉成为了防守荷兰南部战线的主心骨，而那一个个装备着豹式坦克的装甲连也咆哮着在战场上东奔西走，充当战地消防队，一次次打退盟军装甲部队对己方脆弱防线的冲击。经过不懈的努力，德军终于保住了一个位于马斯河附近的大桥头堡——马斯河突出部（Mass Salient）。该突出部就如一根蛰人的利刺深深地插入盟军的侧腹。在接下去的1个月里，英美联军为了拔除这个来自侧翼的威胁而对以欧弗隆镇（Overloon）为中心的突出部发起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可是却始终无法顺利剪除这个毒瘤。而德军甚至还以有限的兵力在10月初发动了一次反击：他们的坦克在清晨的迷雾中突然出现在盟军面前，几乎摧垮了美军第7装甲师。这次战斗被后人评价为阿登反击战的预演，它预示着盟军攻打突出部的作战不仅不会如他们想象中那么轻松，而且必将转变为艰辛的血战，未来还将有无数人在激烈

的突出部争夺战中丧生。

在欧弗隆以及马斯河突出部展开的这场战役里，死亡和荣耀再无关系可言。被冠以“血腥的另类之战”的战斗悄无声息地在两支旗鼓相当的军队间展开，又悄然无声地结束。盟军一直坚持的“宽大正面”推进战略在这里受到了无比严峻的挑战，为与德军争夺这个次要战场的控制权，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战时统计，自1944年9月30日—10月19日，盟军有1900余名官兵在此次代号“安特里”（Operation Aintree，Aintree为英国利物浦地区的一处地名，以自1839年至今每年举行的全英马术障碍赛而著称）的作战行动中阵亡，成为盟军在解放荷兰的一系列战役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作战之一。马斯河突出部之战没有给盟军带来任何有价值的回报，它在荷兰1944年那个冬天发行的报刊上也从未获得过任何“战略性胜利”的评论。在这片战场上，只有盟军日复一日地用血的代价去猛击一支始终拒绝投降的德国军队并遭到惨重伤亡的现实。而这一切，只不过是為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

在军人博取功名的游戏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平民。荷兰百姓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支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家园来回厮杀，将他们的城镇、房屋变成一片片燃烧的废墟或者瓦砾堆。他们一度燃起即将获得解放的希望，但现在却再度变得虚无缥缈。几乎触手可及的光复与胜利也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



■ 正在公路边欢迎英军第11装甲师的一户荷兰农民。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章 “市场-花园”行动·····	010
第二章 宗镇地区的激战·····	033
第三章 抵达圣安东尼斯·····	053
第四章 第一次欧弗隆之战·····	068
第五章 星座行动·····	092
第六章 盟军反攻的开始·····	105
第七章 星座行动的尾声·····	141
第八章 德军的反击·····	164
第九章 英军进攻佩尔地区·····	208
第十章 消减德军桥头堡·····	234
第十一章 尾声·····	265



序言

罨粟随风飘荡，在这佛兰德斯旷野，
十字架林立成行，
是吾辈安息之所；
天际，云雀依旧翱翔歌唱，
地端，枪炮却不再轰隆作响。
不久前，吾辈已战死沙场，
吾辈曾存活人世，观息间日出日落，
亦曾爱人，为人所爱；
而今一切皆随物化，吾辈长眠在佛兰德斯旷野。

——John McCrae: 《佛兰德斯旷野》

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荷兰欧弗隆镇刚解放的那几天里，去关心一下佩尔沼泽地带以及马斯河附近发生过的事情。它就像一缕青烟那样稍纵即逝，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然而在战后，这一地区的荷兰人却在已被战火摧毁殆尽的欧弗隆镇南面建立起了一个大型露天战争纪念馆，将当时双方军队使用过的坦克、火炮及其他装备集中收集起来，作为藏品公开展览。经过数年的努力，博物馆中藏品的数量与种类已增加了很多，其中有50件大型展品还被特意摆放在了露天展区内。如今，这一博物馆已更名为“国家战争与抗争博物馆”，每年都有超过17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参观游览。我们无从知晓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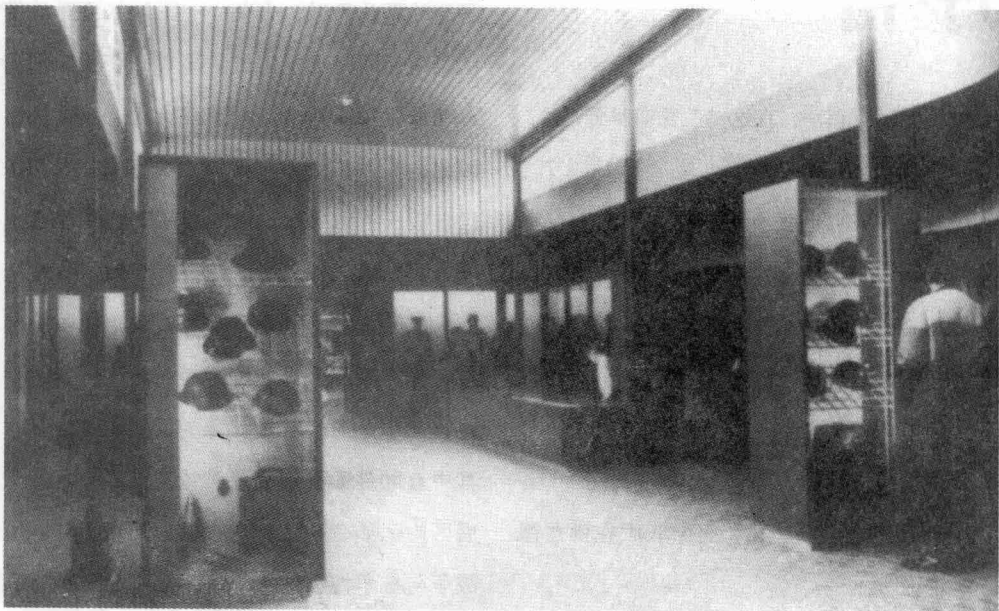
客们在此游览时的心情和想法，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被陈列在广场上的谢尔曼坦克、扫雷坦克以及架桥坦克的呢？当人们在馆内悠闲漫步的时候，恐怕难以想象出此地当年会是一个充满着鲜血与杀戮，几乎完全是由步兵作为主力的“凡尔登式”的战场；而当年那些士兵的后代来到这里时，也难以感受他们的父辈在60年前曾经历过的那次可怕的战斗。

可以说，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或是资料，能比本书更为详实和丰富地描述出有关当年佩尔沼泽与马斯河突出部战役的详细信息。这是因为它们往往都缺少这样或那样的关键性内容，而其中就包括了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有关资料主要源自英、美、德

三国的军事历史档案。其中英国的资料最为丰富和多样，美国的资料比较简明扼要，而德国的资料则数量稀少并且很难搜集到。在德国，只有有关该战役最高峰时段的官方材料才有保存下来的可能。至于那些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候被卷入其中的各支部队的详细情况，就很难从德国的档案中去追寻，最多只能凭巧合和运气查找到一些小规模单位的信息，而达到师级规模的部队则根本无从入手。

其次，我们必须对官方出版的材料以及非官方出版的材料分别予以区别对待。在英国，作者能从档案局查找到参与该战役的3个英国师的相关材料。而在美国，第7装甲师的一些作战记录和报告也能为本书提供一些十分有用的内容作为参考。



■ 荷兰欧弗隆“国家战争与抗争博物馆”内的军品陈列室

与之相对的，那些来自德国的还没有出版过的材料，则主要来源于当年西线德军总部和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以及部分德国退伍军官在战后应美国人的要求而撰写的研究书籍和文章。但从客观角度而言，德军战时的作战日志尽管是不可缺少的珍贵材料，但也很难去确认它的真实程度。由于当时的德国高级指挥官似乎对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从而导致那些在战后负责编辑整理该战役资料的德军军官，都是以不可靠的作战日志以及自己或他人那漏洞百出的回忆在撰写着相关书籍。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在战后进行增补的材料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尽管当时无论是希特勒的命令还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相关建议都没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战役进程的清晰说明，但它们至少给后来的作者们提供了二者当时的真实想法以及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英国，相关的研究书籍和参考材料可谓数不胜数，这不仅是因为有为3个英国师撰写战史的历史学家们记录下和出版过的资料，还因为他们保留有各个参战营的各种资料与档案的缘故。如果查阅一下各步兵团的历史记录的话，往往都能从其中的几个章节里找到它们在马斯河突出部作战的记载。但在美国，人们就只能从一本小册子以及一份未公开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找到一鳞半爪的相关说明。至于在德国，则因为战争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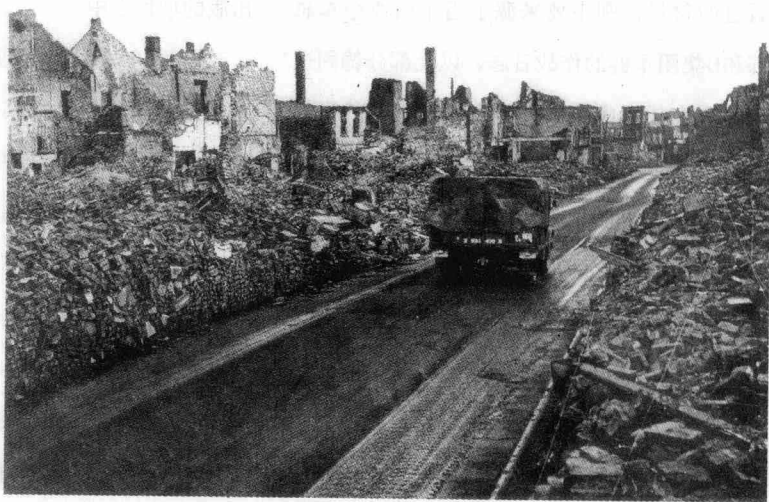
有关该战役的书籍和材料并没有被列入公开出版的项目之中。

尽管有着种种不便，但我们最后还可以从荷兰人那里，尤其是有关当年双方在林堡省北部的作战记录中查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此外，一些荷兰陆军军官在战后的相关研究，尤其是由荷兰高等军事学院所提供的一份未出版的研究报告为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当然，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要感谢一些人，他们是：在第一时间为本书提供支持的荷兰国家战争与抗争博物馆协会的建立者兼秘书哈里·范·达尔先生，来自纽约的历史学博士哈里·马茨恩先生，负责研究美军第7装甲师以及英军第3步兵师的历史学者团体和提供地图以及图片的退役上校雷尼森先生。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来自德国布伦的前德国伞兵海因茨·韦伯（Heinz Weber）先生提供的那惊心动魄的亲身战争经历，战时德军“埃德曼”伞兵师“哈尔德格”伞兵团的指挥官、现已退役的前陆军准将罗夫·莱特维德·哈尔德格先生所提供的信息，以及为我们提供德军“埃德曼”伞兵师“胡伯纳”伞兵团战时日志的旅行家扬·凡·里斯霍特先生等人的帮助。

最后，本书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个人”之上。因为我们感到要重现这样一段历史的话，读者首先必须要有一颗怜悯之心。

我们同情那些被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并希望在63年后的今天，能通过本书的描述而将这样的感受切实地传达给读者，让他们充分了解到战争所带来的恐怖以及无尽的破坏，以及在长达150天的欧弗隆



以及马斯河突出部战役中，盟军如何

■ 成为一片废墟的荷兰某城镇，二战末期，这样的惨景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地屡见不鲜，这就是战争带给人们的“礼物”。

从一个拥有高超防御作战技巧的对手手中为当地的荷兰平民带来了来之不易的解放的。其间有无数的军人以及居民为了获得自由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以及财产，而那最终换取到的自由就是为这些人、为广大的荷兰人所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和遗产。

引子：两个人的10月12日

1944年10月12日，在荷兰东南部一个名为芬拉伊（Venray）的小镇街道上，到处是一片狼藉的景象。从房屋废墟中不断冒出的烟尘覆盖了整个天空，都快将深秋的阳光给遮蔽住了。此时，镇内居民以及从附近地区逃难来的难民都藏身于小镇各处房屋的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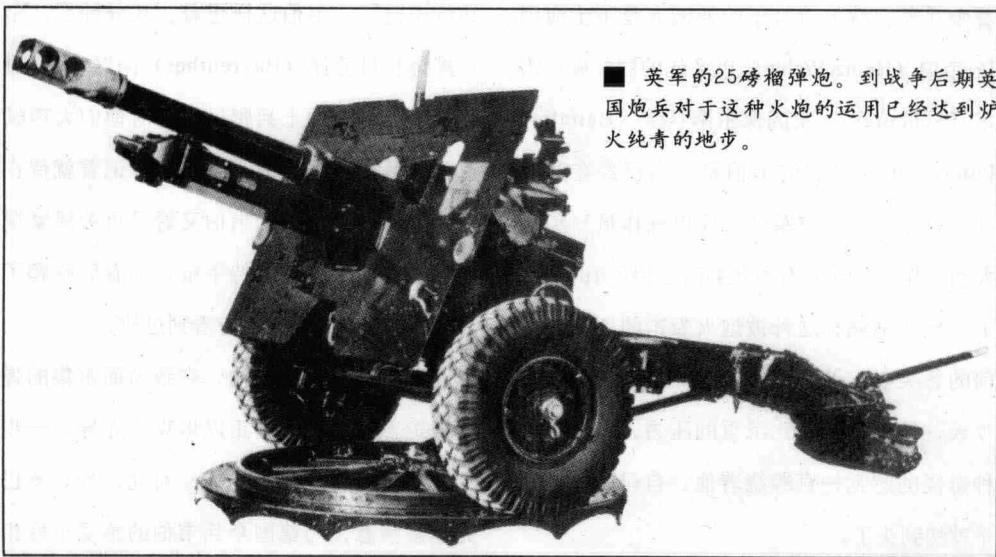
室内，不安地听着从镇内传来的、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枪炮声。随着11:00的钟声敲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响也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新一轮炮击与轰炸开始了。

起初，还只是一轮轮的炮弹在圣安娜精神病院附近的施米特夫人的房屋周围不断爆炸（她的丈夫就在这所医院工作），但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另一种剧烈的震动——“是飞机的炸弹！”正在屋外大街上的施米特夫人这么想到。之所以会有如此准确的判断，是因为自芬拉伊遭到盟军的首次攻击起，她便和丈夫一起在自家的地下室内躲藏了1个多月，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她已经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大炮炮弹和飞机炸弹发出的爆炸声之间的微小区别。每当施米特夫人外出

碰上这样的轰炸时，她总能抢先一步在炸弹掉到附近前冲到楼房的角落里隐蔽起来，而在轰炸结束之后，她通常都会立即快步回家而不是继续逗留在镇上。这种长期恪守的原则的确能帮她避免不少危险，使她在战争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可现在当她回到自己家的门前时，发现她家的房屋在刚才的轰炸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毁坏。由于无法从前门进入（在轰炸时被卡死），施米特夫人只好站在自家门前注视着眼前满是巨大弹坑的大街——她能闻到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早晨特有的泥土的清新气味。正当她考虑接下去该怎么办时，却突然注意到她家前面花园的土地上有个奇怪的东西，由于那个东西被半埋在土中，所以夫人一开始并没有立即认出来，直到她走近并弯下腰去细看时才发现那其实是一具人体的残肢，夫人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在芬拉伊以北4英里处，正是英军炮兵阵地所在的位置。11:30，当一队盟军的战机飞越小镇上空并开始投弹时，超过200门的英军大炮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并将大量的炮弹射向芬拉伊。英军炮兵在他们的25磅榴弹炮旁迅速地搬运着炮弹，装弹、发射，整套动作已经完美熟练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而负责指挥其中1个炮兵团的英军中校尼格尔·塔普爵士（Sir Nigel Tapp），正在忙碌地为他的24门大炮布置着炮击计划，几乎无暇顾及在他眼前的任何其他事物。

在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处树林里，列兵罗巴克（Roebuck）正和一群同属东约克郡步兵营的同伴们站在一起。他们的手中紧握着李-恩菲尔德步枪，腰间悬挂着米尔斯型手雷，衣袋中还放着额外多配发的弹匣，正耐心地等待着进攻命令的下达。一列英军坦克



■ 英军的25磅榴弹炮。到战争后期英国炮兵对于这种火炮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步兵们的身后一线排开，随时准备为向前推进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在这段漫长而猛烈的火力倾泻期间，英军士兵们眼看着己方的炮弹不断射向远方的田野，战斗机群穿梭于云霄之间，而台风攻击机则呼啸着向地面俯冲攻击——炸弹爆炸掀起的大量尘土几乎遮蔽了天空，隆隆的巨响让人几乎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英国人都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对面会有多少德国人能在这样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幸存下来？”

此刻，英国人可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对面的一片松树林里，有2名负责操作机枪的德国伞兵正惊恐地趴在散兵坑内以躲避这场地狱般的轰炸。他们已经忍受了整整4个小时的炮击与无尽的轰鸣，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同伴们完全抛弃了。这2名在坑内歪戴着伞兵盔、蜷缩着身子的德国人是下士海因茨·韦伯（Heinz Weber）以及他的同伴施伊雷尔（Scheurer），隶属保尔伞兵营（Battalion Paul）。年仅21岁的韦伯是一名已经在苏联（当时作为德国空军的无线电操作员）和意大利（作为伞兵）有着快4年战斗经历的老兵了，他非常熟悉这种被炮火轰击的感受，此前的各类轰击他都能幸运地熬过去。但是在今天，他感到了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直缠绕着他：自己的好运似乎就快到头了。

在没有任何还击的可能下，韦伯和他的伙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军的弹幕一码一码地逐渐逼近己方的散兵坑。突然间，一名德国伞兵在被炮弹命中后直接“飞”到了他们的散兵坑里！虽然他只是失去了右臂而没有被炮弹直接炸死，但韦伯与施伊雷尔对这名受伤的同伴根本无能为力……面对眼前的惨象，韦伯突然很想看看周围战友们的表情，看看是否有人因此而变得疯狂，这是因为很久以前他曾在战场上见到过一个因为受不了战争的残酷而发疯的士兵，当时的场景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于是他环顾左右，突然看到附近有2名伞兵正冒着不断地在地面上掀起大量泥块与碎屑的炮火，匍匐着爬到一处密林的后面，飞快地在地上挖了个洞，然后发疯似地塞入他们所携带的手雷试图扩大这个洞。“原来他们只是想挖个散兵坑而已”，韦伯这样想着。几分钟后，伞兵排排长贝劳泽（Bayreuther）向这2个明显已经精神崩溃的士兵爬过去，对他们大声喊道：“趴下！你们都给我趴下！记着就待在那里别动！”然后，韦伯又看见贝劳泽紧握着一支缴获来的柯尔特手枪，顺着原路爬了回去，此后韦伯就再没有看到过他。

而在战线的另一边，在致命而密集的弹幕掩护下，英军步兵正以坦克为先导，一步步地向着德军阵地压过去。对此，列兵罗巴克非常满意，与德国伞兵韦伯的感受正好相



■ 依托灌木丛的掩护正准备发起攻击的英军步兵。

反，这场地狱般猛烈的炮火轰击给他带来的只有一种安全感，他和他的弟兄们因此可以不用受到德军枪弹的威胁，逐步地逼近德军的防线。

又过了一阵，韦伯注意到英军的炮击停止了，经验丰富的他马上意识到英军步兵的进攻即将开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首先看到的不是英军步兵而是隆隆驶来的英军坦克——“他们是怎么通过我们埋设的雷场的？”韦伯不禁吃了一惊，很快他便回过神来，发疯似的用他手里的MG42机枪对着英军坦克扫射。紧接着，他终于看到了跟随在坦克之后、身着伪装服的英国士兵。“瞧他们的制服，是不是和我们的很像？多聪明的做法！”韦伯不由想到。虽然英军坦克已向它冲过来，但韦伯和施伊雷尔仍认为他们还有些机会——因为他们还剩下3支铁拳。在施

伊雷尔操作机枪掩护下，韦伯小心翼翼地爬出了散兵坑，匍匐着前进到另一个挖了一半的散兵坑内。不幸的是，由于先前机枪打出的曳光弹已经暴露了他们的位置，所以有辆坦克直接向他冲了过来。“为什么他们不用坦克的同轴机枪朝我射击？不，看起来他们

更想直接开过来把我压扁。”韦伯只能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这次如果不是它便是我完蛋！”韦伯一边握紧了手中的铁拳，一边耐心地读秒，直到这辆坦克进入合适的射程后他才开了火。可惜由于角度不好，铁拳的弹头在命中了坦克一侧的履带之后并没有爆炸，而是滑了下去。几乎就在同一时刻，韦伯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直冲他的大脑，他侧过脑袋一瞧，原来自己的右腿被坦克的机枪给打中了。在剧烈伤痛带来的眩晕中，他听到外面有人在用英语向他喊话：

“快点出来，德国佬！你这该死的，快给我滚出来！”韦伯试图支撑起身体，可无论他如何努力却一点也动不了。紧接着他便看到一个英军中士出现在他面前，正用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他的脑袋。“他举着那支枪想干什么？对，他想杀死我。那好，你就赶

快扣动扳机动手吧，见鬼！你到底还在等什么？！”出乎韦伯的意料，这名中士先是放低了枪口，然后用枪托照着韦伯的脑袋上猛击了一下，随后2名英军士兵过来把他拖出了散兵坑，并对着他大声讯问：“你！是不是个军官？”“上帝，瞧他们紧张得像弹簧似的样子……一定都还是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韦伯的脑海里不禁闪过这样的念头。

韦伯可能不知道，参加这次战斗的英军是来自东约克郡以及萨福克郡营的士兵，他们是在诺曼底战役中第一批上陆的部队，并经历过惨烈的卡昂以及法莱斯战役，所以对于德军而言都是相当难缠的老手。接下来，韦伯试图向抓住他的英国人证明自己的伤很重，已经无法站立行走了。于是，一个英军士兵过来脱掉了韦伯的伞兵外套，拿走了他的证件、照片、手表以及戒指，但留下了他的十字架项链。正当一个担架队过来准备抬走韦伯时，英军发现了先前施伊雷尔躲藏的那个散兵坑。就在他们走到坑边时，韦伯立即对着那里大喊：“施伊雷尔你快举手出来！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倒霉的施伊雷尔接受了韦伯的警告立即爬了出来，昏头昏脑的他迎面走向了英军担架队，却没有立即扔掉手中的武器，警惕性极高的英军误以为他要攻击担架队，立即向他开了枪！施伊雷尔的头部和颈部被子弹击中，倒地后很快就断了气。施伊雷尔并非是韦伯那天看到的

在欧弗隆战场上阵亡的最后一个战友——当担架队经过一片被用白色带子标注了的雷场时，他看到了自己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的连长——他那被炮弹炸飞了脑袋的尸体就静静地躺在树林的边上（韦伯是通过制服才认出连长的）。“上尉，看来您和我的这场战争都已经结束了”，躺在担架上的韦伯在默默祈祷。

对德军下士海因茨·韦伯而言，他的战争已经结束。对英军列兵罗巴克而言，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罗巴克所在的排刚遭到德军机枪的扫射，虽然排里有几个人受了伤，但很快他们还是凭借着人数和火力的优势拿下了那个机枪阵地。当3名大概不超过16岁的德军俘虏高举着双手被带走时，罗巴克心想：

“这群小子真是太嫩了。”接下去，罗巴克的排在树林里隐蔽待命，人们开始构筑简单的防御工事。可能是出于对罗巴克以及他的同伴们攻占机枪阵地行动的妒忌，该连1名老资格的中士命令那些德国小兵为他单独挖一个散兵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德军俘虏伺候的，刚入伍的新兵里格比就斜靠在大树下休息，他看上去完全虚脱了，连自己的散兵坑都挖不动。罗巴克对他叫道：“嘿，伙计，别忘了挖你的坑！要知道现在我们可是陷在这儿了，德国佬可是随时会向我们发动反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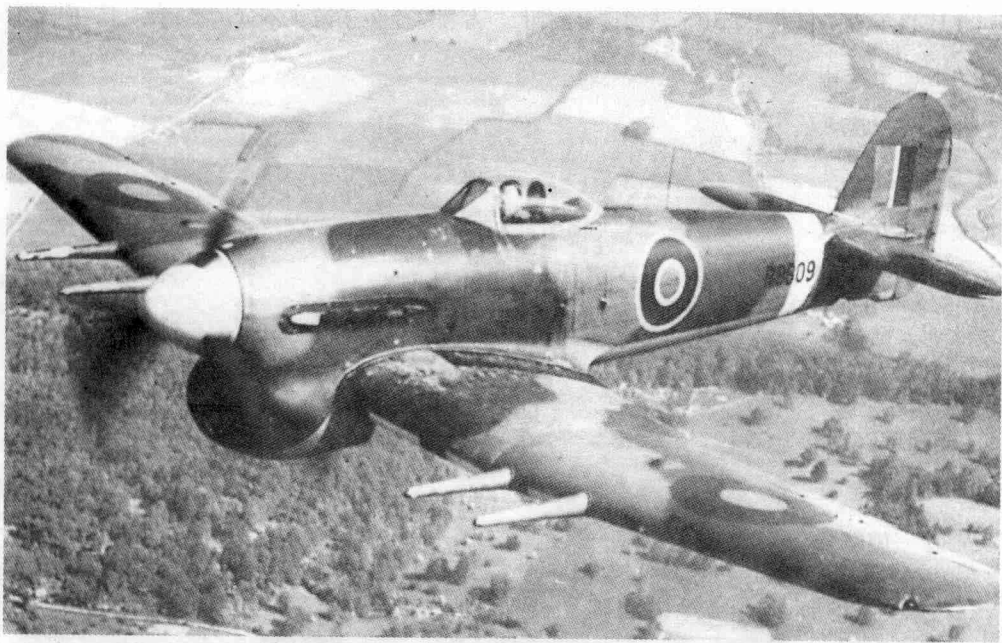
也许是为了验证罗巴克的话，没等他说完，德军不知从哪里打来的火箭弹便覆盖了

他们藏身的树林（由于火箭弹在划过天际时发出的特别的轰鸣声，英军士兵给德军的火箭炮起了个绰号叫“会呻吟的迫击炮”）。德军的炮击大约持续了20分钟，紧接着英国空军的2架台风战斗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树林上空，俯冲着发射了火箭弹！“见鬼！他们要打中我们了！”罗巴克不禁咒骂道。然而这些火箭弹只是高速地从他们的头上掠过，飞向了德军火箭炮阵地所在的位置。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炸，罗巴克立即在树林的空地上铺了件黄色的衣服以警告己方的飞机不要随便攻击这片树林。

下午晚些时候，东约克郡步兵团2营终于收到了继续前进的命令，就在英军步兵穿越

一片树林时，他们亲眼目睹了在这里驻防的同连的另一个排在先前的作战中所遭受的惨重伤亡。罗巴克一开始对这些还没有太在意，但当他经过了一个花园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欧弗隆镇内！这个小镇明显经历了非常惨烈的激战，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遭到了十分严重的毁坏，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诺曼底。还没等英军全数进入小镇，德军的炮弹就纷纷掉落在了临近的街道上，这迫使罗巴克和他的战友飞速冲向附近一处已经部分坍塌了的地下室，以躲避这场凶猛的炮击……

韦伯和罗巴克擦肩而过的这一天，是1944年10月12日。一切都已过去，一切还都继续着。



■ 拥有强大攻击火力的台风战斗轰炸机在德国人头上奏响着死亡的乐章，为掩护盟军地面部队的战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章

“市场—花园”行动

设想和现实

“凡是度过了今天这一关、能安然无恙回到家乡的人，每当提起了这一天，将会肃然起立；老年人记性不好，可是他即使忘却了一切，也会分外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天里他做出的英雄事迹；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的英格兰的绅士以后将会埋怨自己的命运，悔恨怎么轮不到他上这儿来……”

1944年6月6日上午7:30，法国诺曼底附近的海面上波涛汹涌，一支庞大的盟军登陆舰队正集结在此，从而揭开了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序幕。就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英军的梅杰·金连长正在一艘登陆舰上给他手下的士兵大声宣读一

段的《亨利五世》中的台词。同时这些话语也通过麦克风，传到了正搭载着登陆舰冲向诺曼底海滩的东约克郡步兵团2营官兵们的耳中——他们即将作为蒙哥马利元帅的先头部队踏上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领土，因此在听到这些熟悉的内容之后不禁士气高涨。

东约克郡步兵团2营隶属于英国第3步兵师，预定在卡昂以北的剑滩登陆。按照蒙哥马利的计划，英军在登陆后的数天内就应该占领这个位于滩头不远的交通枢纽，但这不



段摘自莎士比亚

■ 盟军进入安特卫普后却停下来休整了数日，为日后的战局变化埋下了祸根。



■ 9月3日,向安特卫普方向行进中的英军第11装甲师。

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与预期相去甚远的是,卡昂整整耗费了5个星期的时间才被拿下,而且英国以及加拿大的部队在越过卡昂之后再次与德军主力部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激战。诺曼底战役最终以盟军在法莱斯口袋中的巨大胜利而宣告结束,随着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法莱斯,德军纷纷快速地法国西南、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后撤。虽然盟军以最快的速度尾随追击,但却无法大规模地切断并包围这些德军,这使盟军在诺曼底战役的收尾时并没有取得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胜利。尽管如此,盟军还是在高速逼近德国本土,3个英军装甲师也已经越过了法比边境并洞开了通向比利时的门

户。9月3日,英军禁卫装甲师解放了布鲁塞尔;9月4日,安特卫普落入英军第11装甲师之手——大卫·西尔弗托普(David Silvertop)中校在比利时抵抗力量的引导下,率领着他的谢尔曼坦克纵队开到了码头,结果发现港口完好无损;而在英军的右翼,美军第1集团军在比利时的那慕尔(Namur)附近跨越了马斯河,而巴顿的第3集团军也在法国的梅斯(Metz)附近渡过了摩泽尔河(Moselle),深入到了洛林地区。

既然法国首都附近的德军集团均已溃散,一个需要立即考虑的问题便摆在了盟军面前:接下来该怎么办?蒙哥马利于9月4日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现在终于到了该发动